

五幕話劇

# 邊河溪灣

漆薪傳 吳向之  
呂玉堃 汪自強 編劇

江西省話劇團演出

1963年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大會



## 人 物 表

|         |                        |
|---------|------------------------|
| 張鉄生     | 复員軍人,灣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
| 郑細全     | 党员,灣溪生产大队大队长           |
| 楊火英     | 党员,灣溪生产大队副队长           |
| 郑老爹     | 灣溪生产大队党支部委員,生产队长       |
| 秀 妹     | 团员,灣溪生产大队會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 |
| 龙 崽     | 团员,秀妹的未婚夫              |
| 鉄生娘     |                        |
| 秀妹娘     | 郑細全的妻子                 |
| 郑根全     | 富裕中农,郑細全之同族兄弟          |
| 郑探財     | 地主,郑細全之堂房侄子            |
| 社員甲、乙、丙 |                        |
| 男女社員若干  |                        |

## 第 一 幕

人 物 郑細全、郑秀妹、秀妹娘、龙崽、楊火英、郑老爹、郑根全。

时 間 一九六二年。秋收后，一个晴朗的上午。

地 点 郑細全家屋外場地。

布 景 远山近村，典型的江南水乡之家。台左角露出一檐瓦房，檐下吊着一串串連根帶叶的紅辣椒；屋前是一块空場，远处瓜棚、柿树隱約可見，場地上有石凳、方桌……一条小路从場地上方穿过。

〔幕启前山歌声起。

幕 启 秋高气爽。幕后丰收歌声此起彼落。社員們挑谷子过場，有的放下担子，歇歇脚。

〔秀妹娘边喂鸡边从幕后走出。

秀妹娘 （見社員挑谷过場）老甲，你們忙呵！今年晚稻增了产吧？

社員甲 是呀，一亩能收个五百斤啦！

社員乙 我看还不止，少說也有五百二……

社員甲 你也想得太好了，五百斤就超产一成多啦，还要怎么样？！

秀妹娘 (喜悅地搭着話) 什么, 超产一成多? 那今年分紅, 得分多少啦! 日子又該过得笑咪咪啦!

社員乙 哎哟, 上半年不浸水, 年成就更好啦!

社員甲 鉄生轉业回来了, 又当上支部書記, 他带头搞生产, 哈……

社員乙 鉄生說, 老堤一修好, 不出三年就要夸显要。

〔一陣笑声。

〔龙崽挑谷过場。

秀妹娘 (热情地招呼) 龙崽, 放下担子歇歇吧! 你看, 又挑这么多, 累得满头大汗的。

龙 崽 大娘, 我忙。

秀妹娘 不行, 喝碗糖水再走! (进房)

社員乙 老甲, 快走, 人家是丈姆娘待郎, 蜜蜂遇糖啦! 嘿  
嘿……

社員甲 (走近龙崽, 低声的逗他) 龙崽, 丈姆娘的糖水不好喝。我看啦, 秀妹子的爹, 大队长, 怕是想把你招到他家去呀!

龙 崽 (憨笑地) 莫乱說。

社員乙 龙崽, 炳生的話說在理上呀! 大队长那么顾家, 又是养猪, 又是养鸡养鴨, 还开了菜园……

〔秀妹娘边喊龙崽边端水走出。社員甲、乙挑起担子, 望龙崽笑着下。龙崽垂下眼, 若有所思。

秀妹娘 龙崽, 快, 趁热的喝。

龙 崽 (手足无措地) 大娘, 我……

秀妹娘 你怎么了，莫是累坏了。

龙 崽 不，我不累。（說完，过去挑起担子要走）

秀妹娘 咦，龙崽，糖水还没喝，就急着走。

〔龙崽不自然地接过碗，喝完，又憨厚的笑笑，挑着担子下。〕

秀妹娘 （突然想起什么，朝龙崽下去的方向奔去，喊道）龙崽，龙崽，收了工到我屋里走一趟。我有話說。

〔龙崽幕后声：好哇！〕

〔屋后傳來猪叫声。〕

〔郑根全揩一麻袋飼料上。〕

郑根全 嫂子！

秀妹娘 （提一桶猪潲上）喔，根全叔呵……

郑根全 哎，細全嫂子，細全大哥开会去啦？

秀妹娘 开会，那里有功夫顾得上开会呀！（改口）喔，他……他老毛病又发啦，去，……去看病了。

郑根全 是呀，年紀大了嘛！噢！鸡蛋錢交給你吧！

秀妹娘 哦，老根叔，这么多鸡蛋就卖完了？价錢还好吧？

郑根全 两毛錢一个。

秀妹娘 哟，卖得这么便宜呵！

郑根全 哎呀，嫂子你不曉得，人家供銷社也拿蛋出来卖，又大又新鮮，价錢又便宜，我足足蹲了一天，好容易才卖完呵！

〔两人笑了。〕

郑根全 嫂子，这是二十块錢，你点点。

秀妹娘 (接过錢) 嗨, 还点个什么! (认真的点着錢) 你根全叔还会有錯呀! 真过意不去, 老麻煩你。(倒水) 喝碗水。(猪叫) 你看, 瘟猪, 又餓了!

郑根全 这个家也真亏了你, 我說, 你就过勁!

秀妹娘 哎呀, 不要提了, 你看, 喂猪, 养鸡, 养鴨, 栽果树, 还有这么多自留地, 加上洗衣做飯, 一天忙到晚, 那有个停呵! 他爹又要管集体, 整天这个会, 那个会的。要有八个身子就好罗! (猪又叫) 呐来了, 来了, 我的猪奶奶——(进栏。郑根全在外面看)

郑根全 嘿, 这三只猪长得真快呀, 那只“花耳朵”就是我抱来的吧?

秀妹娘 (内应) 可不, 这三只猪呵, 真是长的又肥又快!

郑根全 你看, 这猪屁股滚圓滚圓的, 小尾巴还一甩一甩, 嗨, 长得多肥呀! 真过勁!

秀妹娘 (出栏) 猪是肥了, 我可瘦了! 都怪他爹, 养两只都不行, 非要养三只不可。他怎么說来着……喔, 他說呀: 秀妹娘, 一只嘛卖給公家, 一只嘛办秀妹的喜事, 还有一只嘛, 杀了过年, 一直吃它到清明, 哈哈……

郑根全 呵呵, ……我說, 細全大哥呀真会划算, 你看, 三只猪, 十几只鸡婆, 鴨子, 还有这些果树, 这都是搖錢树啊! (算錢)……哎啊, 这是多少錢哪!

秀妹娘 (喜在心里) 她爹划算是会划算, 就是不体谅我这把老骨头。等日子过好了, 我可就躺在門板上起不来罗!

郑根全 哎,眼前吃点苦,老了可就享福啦,再说,你家秀妹也回来啦,家里又多个劳动力啦!

秀妹娘 谢天谢地。我家这秀妹子,碗筷一撸就往队上跑,整天整天不在家。(低声地)今年暑假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呀,人也变了,能说会道的,连她爹都管不住她。唉,家里的事象是我一个人的!

郑根全 年轻人嘛,不晓得扒家的难处,好在女大十八变,嫂子,莫着急,慢慢来……哦,对了,这里还有一瓶虎骨酒。

秀妹娘 虎骨酒?

郑根全 嫂子,细全哥不是筋骨痛吗?

秀妹娘 是呀!

郑根全 喝这个管用。虎骨酒治筋骨,真过劲呐!

秀妹娘 (接过酒)哎呀,这怎么行,要你叔子花钱,……

郑根全 啊,不,不,不是我买的。

秀妹娘 那,……

郑根全 是老探财托我带来的,是他送给大哥喝的。

秀妹娘 探财送的,哎呀,这收不收呢?收,又担当不起;不收又说我们看不起他。

郑根全 嫂子,这是他托我到城里买的,他说这是他做侄子的一点心意。他还叫我代问一声大哥的病,他说要他叔子好好蓄养几天。

秀妹娘 (满脸堆笑地)那你就代我谢谢他。这真难为他,三天两头在我跟前,打听他老叔的病,哎,怎么探财他

自己不来?

郑根全 他說,怕鉄生和細全哥在这里談工作不方便。

秀妹娘 这有什么要紧,他也是多心。(望望根全)老根,你坐呵!

郑根全 嗯!

〔郑細全提一土箕青菜上。〕

郑細全 老根来了!

郑根全 大哥,不是說你病了嗎?

郑細全 喔,没什么,老毛病又发了。

郑根全 听人說,鉄生支书他們,为了队里的三年計劃,到公社去了。这么大的事,你这个大队长不去能行嗎?

郑細全 (略窘)这,……嗨,这有什么不行的,計劃早就盘算好了。再說,鉄生这孩子做事可稳当哩。

郑根全 他轉业回来才几天,怕……

郑細全 不要紧,要放手讓他們学着做做。年青力壮的人,多做做事有好处。

郑根全 是呀,年輕輕的就当上了支书,真不容易啊!可这也多亏你,鉄生的爹参加新四軍在外头牺牲了,他母子两个,还不是都亏了你照看呐。

郑細全 (乐滋滋的)都是打长工吃苦的人嘛,他的老婆孩子我还能不照看呐!……大家吃糠咽菜的熬到了解放,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現在地主打倒了,革命成功了,該过几天好日子了!(說着走到柚子树前观赏)哎,根全,你看这两棵柚子树怎么样?



郑根全 (羡慕)有什么說的呢,光这两棵树結的柚子,今年就能卖不少錢。等你盘龙坪上那片果苗,……那……

郑細全 你不也栽了十来棵嘛!

郑根全 是呀,是呀,我那儿棵还不多亏你照顾我……

〔郑細全眯着眼,入迷在自己的幻境里。〕

郑細全 哦,还有,我剛打馬嘴口来,我們地上蚕豆什么的都长得綠油油的,我看来年的收成,哈……

郑根全 馬嘴口这个地好是好,就怕来年发大水就完蛋了。

郑細全 你呀,大队三年計劃不是要修老堤嗎?今年把堤一修,那馬嘴就套上食槽啦,还怕什么水浸不水浸的。

郑根全 哦,大哥,鸡蛋錢我給嫂子啦!嘿……真过勁呵,我說大哥你就是会划算。

郑細全 哦。

郑根全 飼料我也給你措来了。

郑細全 哦。

〔郑細全屋左屋右精心的观看着。〕

郑根全 (想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咦,大哥,你还有烟叶呀!还有不少吧?你怎么啦?还不出手,就卖不上好价。大哥,我給你帶去,明天我去跑一趟。(說着,过去取烟叶)

郑細全 (会意地笑了)老根,又想赶集,生产队长又沒有給假是不是?

郑根全 (被識破地)沒,沒有,我,我是替你……

郑細全 老根,不要老是請假,让人說閑話。

郑根全 哪,哪家还没有些私事呢!……大哥,你不說队上没有煤油嗎? 你們干部又忙,……

郑細全 好吧,好吧,你跑一趟好了。(見老根要取烟叶,过去制止)不,这是自己抽的。(对屋里)秀妹娘,把那捆烟叶拿来!

〔秀妹娘抱出一大捆烟叶。

郑根全 哎呀,还有这么多!

〔老根揸烟叶下。

郑細全 (想起什么)老根,你等等,你替我办件事,跟我順便把大队定的水泥退掉。

郑根全 退水泥,修晒谷場不用啦?

郑細全 公社指示,要勤儉办社。(搜口袋)咦,定单呢? 哦,秀妹娘,快把我早上换下的衣服拿来!

秀妹娘 衣服洗呐!

郑細全 洗啦! 那你看見水泥定单沒有?

秀妹娘 沒有啊,(从湿衣服里拿出洗掉的紙团)你看……

郑細全 嘿! 算了,算了,过几天队上打个条去退吧。

〔老根下。

秀妹娘 老根把蛋錢送来了。(递錢給丈夫)

郑細全 (接錢)哦!

秀妹娘 哦,还有一瓶虎骨酒。

郑細全 虎骨酒?

秀妹娘 是呀,是老探財叫老根送来的。

郑細全 老探財! 哎,你怎么收他的东西!

秀妹娘 怎么啦？

郑細全 会給人說閑話的。

秀妹娘 这有什么怕头，人家如今也不是地主，还是个后补社員哩！哎，說这个酒是治筋骨痛的呢！

郑細全 算了算了。

〔郑細全在看着果树。

郑細全 （边看果树边問秀妹娘）秀妹娘，盘龙坪上的果园你看过了？

秀妹娘 看过啦，孩子爹，长得真好！人家說，桃三李四，我看用不了两三年啦！

郑細全 两三年，（急地，若有所思，眺望着远处，回头，对秀妹娘）秀妹娘，你来！（把秀妹娘拉向屋背后）

秀妹娘 什么？

郑細全 你看，那是什么？

秀妹娘 什么也沒有！

郑細全 你看，那不是虎背坡嗎？

秀妹娘 （不以为然地）你发癲了，一块荒山，有什么看头！

郑細全 荒山，嘿，只要有人力，它就能长出粮食来。开它个十亩八亩，种上麦子，少說，一年也收它个八百一千！

秀妹娘 真的！謝天謝地！那地能开嗎？

郑細全 能开。就是缺劳力，有个鉄打的男子汉就好呵！

秀妹娘 是嘛，我們那来这么多劳力呵！

郑細全 你呵，把龙崽招过来和秀妹一成亲不就来了个薛仁貴啦！哈……

秀妹娘 龙崽这孩子,又忠厚、又勤快,真是打着灯笼也沒处找。哎呀,就是这屋子太小了,猪栏、厨房跟人挤在一起,龙崽一过来,我們自己住露天呐。

郑細全 我早就盘算好了,你来看,我准备在这里加盖两間屋子;我們俩一間,龙崽、秀妹一間,原来这住屋就做堂屋,把牛栏猪棚挪到这边去,你看怎么样?

秀妹娘 謝天謝地,这才象个样子啦。

郑細全 象个样子,还有呵,盘龙坪那些果树,一結果子,馬嘴口的自留地上的东西一季又一季的收,那真是……(高兴地摇头)那真是……

秀妹娘 那真是螞蟻爬竹竿,节节高哇!孩子爹,你这果树呀,做屋呀,开荒呀,招女婿呀,那得到什么时候?

郑細全 什么时候?嘿嘿,莫着急,只要秀妹年底一結婚,这時間,頂多不出三年!

秀妹娘 三年?

郑細全 三年,今年是六二年,六三、六四……秀妹娘,就是这三年!到那个时候,外面的事有我,屋里有你,秀妹和龙崽,这一来,里里外外,就什么事都有个照应啦!

秀妹娘 三年,我要抱外孙啦,那时,才真叫人財两旺呢!

郑細全 (笑)嘿嘿嘿……人財两旺!……

秀妹娘 哦,剛才龙崽挑谷过去……

郑細全 好哇!

〔龙崽上。〕

秀妹娘 (喜悅地迎上去)咦,龙崽,大孀才念着你呢!来,快

来呀！

龙 崽 (又拘谨又羞涩地)大婶！大叔！

郑细全 坐吧！

秀妹娘 龙崽，累了吧？

龙 崽 不，不累！

秀妹娘 龙崽，你吃了饭没有？

龙 崽 吃了。

秀妹娘 可不许作礼哟，没吃，大婶我给你做去。

郑细全 是呀，没吃，就在这里吃嘛！

龙 崽 我吃过了，大婶。

秀妹娘 可不许哄大婶呀！

龙 崽 (躲过秀妹娘紧紧盯着的目光，不自然地)大婶，你有话跟我说！

秀妹娘 是呀，你猜猜，大婶我要跟你说什么？

〔龙崽更是坐不住了。

郑细全 龙崽，大婶叫你搬过来住。

龙 崽 (诧异地)要，要我搬到这里来住？

秀妹娘 是呀！龙崽，你今天没空，明天一早搬过来也行。

郑细全 龙崽，你看呢？

龙 崽 大婶、大叔，我，我眼下不想搬。

秀妹娘 (惊异地)什么？你不想搬，为什么？孩子呀，你和我家秀妹子的事，村子上的男女老少，那个不晓得？你们小俩口不是商量好了，打算年底成亲，是不是？

龙 崽 (憨笑的点头承认)嗯。

秀妹娘 孩子，你說，迟早我們還不是一家人？

〔龙崽又点头。〕

秀妹娘 还不是，那你怎么說不想搬呢？听大嬸的話，明天就搬过来。

龙 崽 不，我眼下不想搬。

郑細全 龙崽，大嬸是担心你沒人照顾呀！

秀妹娘 孩子，大嬸我是份好心，你从小沒爹沒娘，单身一个，沒人照应你，想吃口热飯、穿身干淨衣服都难呐，屋里屋外，哪样事不要你自己动手？

龙 崽 那是，那是哟！

秀妹娘 你搬到我家了，大嬸还要你燒茶煮飯，洗衣补袜子？

龙 崽 ……

秀妹娘 大嬸我吃干的，还能让你吃稀的？

龙 崽 ……

秀妹娘 (高兴地)对，你能曉得大嬸的心就好了！

〔細全、大嬸又是意外又是焦急的瞧着龙崽。〕

龙 崽 大叔、大嬸，我有点事，走了！（欲下）

秀妹娘 听大嬸的話，明天一早就搬过来！

〔秀妹上。〕

郑細全 嗯。

〔秀妹子看看龙崽，又看了爹娘，感到場上气氛有些异样。〕

秀 妹 娘，你們在說些什么呀？

郑細全 你娘劝龙崽搬到我們家来住。

〔龙崽和秀妹子目光一碰又避开了。

秀 妹 爹,告訴你个好消息,(亮出算盘)鉄生哥要我馬上接手当會計。

〔只有龙崽笑了。

郑細全 什么? 要你馬上接手当會計?

秀 妹 是呀,爹,我怕做不好,你可要帮我一把。

郑細全 这事,这事,等等再說。

秀妹娘 那怎么行! 龙崽又沒搬来,你又要跑了,那这个家还要不要哇!

龙 崽 (見細全臉色不悅,借故地)大嬸、大叔,我还有事,我去啦!

〔秀妹娘走近龙崽,在他耳边嘀嘀咕咕叮嚀着。龙崽下。

郑細全 鉄生回来啦?

秀 妹 还没有。火英姐回来了。她說,她还要来跟你汇报呐。

細 全 (有所悟地)哦,是这样!

秀妹娘 孩子,当會計的事,往后再說吧,你从县里回来才几天!

秀 妹 (看看爹娘的臉色)怎么啦,你們不同意我去队上当會計?

秀妹娘 当會計,家里这么多事你都干不了,會計你拿得下?

郑細全 孩子,不是爹不同意,爹是为你想,會計工作可不輕呐,莫看它一把算盘,里面尽是学問,又要办这个,又

要买那个,什么做帳啦,采购啦,結算啦,事情杂,头脑多,万一有个差錯,不要惹了別人說閑話!

秀 妹 担子重,我不怕;不会,就慢慢学嘛!我就不信拿它不下来。

秀姑娘 你充什么好汉,會計这事是吃力不討好的,你要是出了錯,家里跟着你賠錢不說,还要跟着你討气受呢!

秀 妹 你們怎么啦,尽說些吓人的話,我不听,火英姐說得好,我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出来的,應該把知識献給农业生产,我不怕吃苦,我不怕受累,會計工作,我这就接手去做,你們太自私啦!

郑細全 (火了,把旱烟袋往桌上一摔)什么,反了你了,讀了几天书,爹娘的話就听不入耳啦。

秀 妹 說得在理我就听。

郑細全 會計我不准你做。

秀 妹 不准也要做,算盘我都拿来了。

秀姑娘 (阻止丈夫)你看你!秀妹子,做大人的是为你好,我和你爹省吃儉用,劳碌一輩子,这都是为了什么,这不是为了你?我們百年过世,还能把东西帶到棺材里去!为了你和龙崽的亲事,我和你爹把什么都張罗好了,只要选个吉利日子,就把龙崽招过来。

秀 妹 (詫异地)什么,把龙崽招过来?

秀姑娘 是呀,你爹还打算給你們盖新房呢!

秀 妹 ……

〔幕后傳來火英的叫声:“大叔,大叔”,火英与郑老爹



上。冷場，緊張的沉默。

楊火英 大叔，聽說你身子不舒服？

鄭細全 嗯。

秀妹娘 年紀大了，天一變，老病就發了。

鄭老爹 （望着秀妹子坐着發怔）秀妹子，你在想什麼？

秀妹娘 二十歲的人吶，一點不懂事，還要爹娘嘔氣，唉，……

秀 妹 火英姐，他們不讓我當會計。

楊火英 怎麼，大嬸，讓秀妹子當會計是件好事嘛。（火英的眼光卻射在細全的臉上）

鄭細全 火英，不是我們不同意，我跟你說了多少遍，是這樣做不太好。

鄭老爹 這有什麼不好？

鄭細全 隊上會計有人做嘛，秀妹子一回來就接過來，知道的人，說是你火英的好意（話里帶刺）是為了隊上好，不知道的人，說是爹當隊長，要自己的女兒去搶人家的工作，這多不好聽！這會影響干部的威信吶！

秀 妹 爹，你怎亂說，這不是火英姐的意思，是陳會計說，會計這事他拿不下來，跟我商量；我答應了，他才跟鉄生哥提的。

鄭老爹 是呵，這是鉄生的意思。

鄭細全 （意外而又尷尬地）哦，那等鉄生回來再跟他說！

楊火英 大叔，還等什么，秀妹當會計，大家高興還來不及，那還會有閑話呢？

鄭細全 （理屈地）哦，那是……